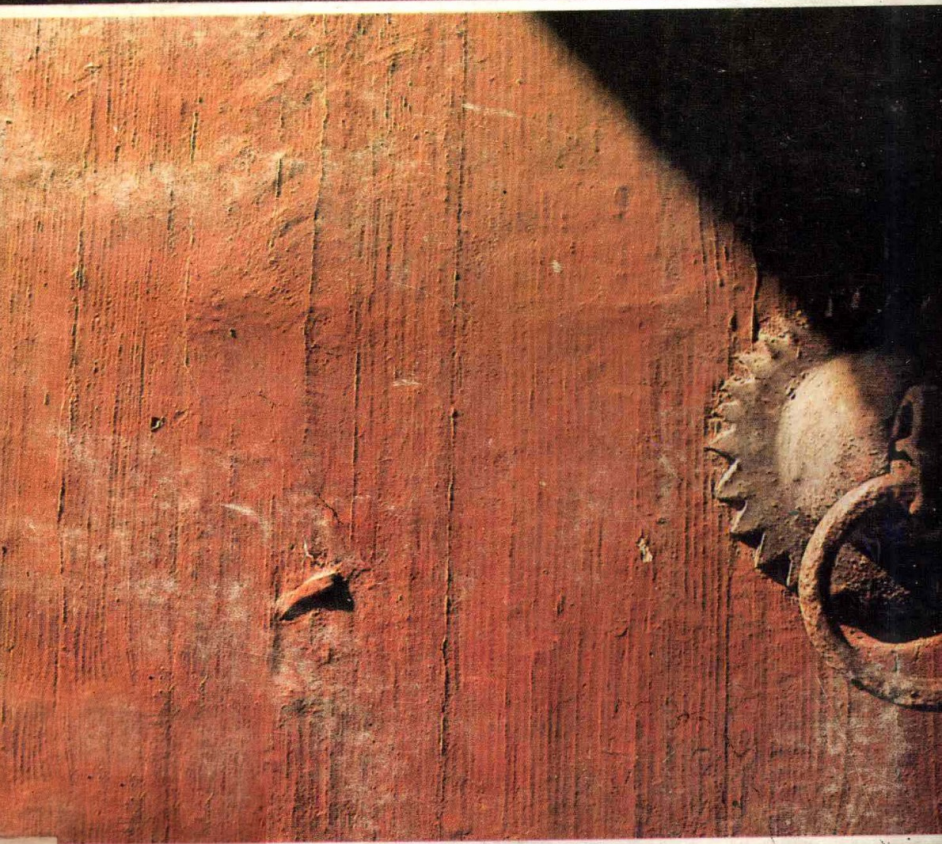


秦牧中短篇小说集

盛宴前的疯子演说

陈 衡 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秦牧中短篇小说集

盛宴前的疯子演说

陈 衡 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秦牧中短篇小说集

盛宴前的疯子演说

陈 衡 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3.25印张 插页2 326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1—11,100册

ISBN 7-5435-1343-9/I·126 定价: 6.25元

序

读者们打开一本新书，总是想从扉页中了解到：这本书的内容怎样？它又是怎样诞生的？

简单明快的回答是：这是我大半生所写中短篇小说的结集（截至1986年）。它是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陈衡同志搜集编成的。

我从来没有编刊这样一本书的打算。一来，我的作品向以散文为主，小说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只是“旁支”。二来，和世俗流行的，“文章是自己的好”的观念未必相同，我颇知自己作品的缺点弱点，对几十年来的作品，本来并不想一一端出来公之于众。三来，由于年代久远，我对过去的作品并不是都完整保留着的，即使想出版，搜集起来也太费功夫。

没想到，由于我有几篇散文被选进大、中学校的语文课本，这一来，各地就有若干人成了我的作品的研究者。毫不夸张地说，有些研究者，对我们这些创作者作品了解的程度，甚至还在我们自己之上。例如我们究竟一共写了多少东西，他们的答案可能就比我们自己说的准确，我们有些旧作，自己遗忘了，倒是经过他们提醒，才蓦地记忆起来。近年来有些地方出版对我们这些人的研究专集，涉及我的，自己看了，真有捏两把汗之感。我们在这些研究者面前，真象一条玻璃鱼（即通体肌肉透明可见骨骼、内脏的那种热带鱼）似的，什么都让他们看到了。对这种情形，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自己的一点作品，居然

有人在认真研究；惧的是人们这么拿放大镜一瞧，自己的一切，包括那拙劣丑陋的一面，也都无所遁形了。

据我所知，全国有五六位研究者，毕读了我从青年时代到老年，一切可以找得到的作品，陈衡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通过种种途径，搜集到我青年时代的各种作品，再从这些作品和解放后的创作中编成本书。当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要交给出版社刊行的时候，我颇觉意外。出版这么一本书，让感到感兴趣的读者看一看，自然也无不可，这样的书，有它“保持原貌”，“概括全面”的好处，我的小说作品的优点和缺点，通过这本书，统统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有些人有“悔其少作”的心理，不愿提起青年时代的幼稚之作。这一点，我倒没有。从幼稚到比较成熟到完全成熟，是大量的人一生必经的几个阶段（自然也有一生都幼稚，永远未臻成熟境界的人）。每个人都穿过开裆裤，回首前尘，这并没有什么可耻之处。而且，优点和缺点总是相对而言的，“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年青的时候，感情比较强烈，喜欢华丽的字眼，老年的时候，理性比较清明，爱好朴素的风格。各个时期，优点和缺点，往往杂糅在一起。把相距数十年的作品一齐端出来，读者仿佛可以看到一个人穿童装、便装、猎装和礼服的各种照片了，这也就是说，看到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作品了。

小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份量只占五分之一，即五十几万字，除了一部长篇小说《愤怒的海》外，其余十八篇都在这儿了。这些中、短篇小说，细致一些还可以分为小说、儿童小说和历史小品。写旧时代事物的，情调比较阴暗（特别是《贱货》《黄金海岸》《野兽》等篇），写新时代事物的，风格比较爽朗。这是用不着多作说明的。我的母亲是丫头出身，因此，我的小说中常有写婢女的悲惨故事的。我原是华侨，因此也常常写华侨题材。

再说，我从小喜欢动物，因此我在作品中也常常写到这方面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品的确错综曲折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历程和心理情绪。本集还包括了一些历史小品，那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感而发之作，明眼的读者很容易辨认蕴藏于其中的主题，这里就不浪费笔墨多作说明了。

本书在出版业很不景气的这个年辰居然能够出版，使我颇感意外，我不但必须感谢编者，还得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一声才好。

秦 牧

1986年9月于广州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中篇小说

“贱货”	(3)
黄金海岸.....	(52)

第二辑 短篇小说

赌赛.....	(183)
在中国的大地上.....	(190)
残雪.....	(213)
盒子上的秘密.....	(222)
巨手.....	(234)
回国.....	(248)
松鼠.....	(266)
野兽.....	(279)

盛宴前的疯子演说·····	(284)
---------------	-------

第三辑 历史小品

拿破仑的石像·····	(295)
壁画·····	(305)
囚秦记·····	(313)
死海·····	(323)
诗圣的晚餐·····	(330)
罗马的奴隶·····	(336)
深夜，在绞刑架下·····	(341)

第四辑 再版补遗

珍茜儿姑娘·····	(353)
签字·····	(385)
情书·····	(394)
帷车里的新娘·····	(399)
秦牧和他的小说创作(代编后记)·····	(403)

第一辑

中篇小说



“贱 货”

一

那时是一九四七年。

华县虽然是个三等县城，倒也住有二十来个土娼。

一到入夜，县城里的几条大街都渐渐静寂了！集中着县政府、警察局、卫生院、县商会……的上官街，店户最早打烊，只有县政府门前挂着一盏风灯，两个瘦骨支离的警察在站岗。米铺、疋头、洋杂店、理发店等较多的大南街、永兴街也跟着静寂，这一向各地风声紧，生意差，入夜八点钟光景，这座县城就打瞌睡了。

比较例外的是沿江的那条叫做新街尾的街道，暗娼们大都住在这条街的半边临江的吊脚楼上，白天里大家躲在房子里绣拖鞋，箍眉毛，陪当地的无赖在房子里推牌九，或者在临江窗口看水手们哎唷哎唷地拉着纤，一到夜里，她们做生意的时候到了！那些货船泊了码头的水手和城里一些店家的伙计，偶尔也有“跑政界”和读书的，都跑到江滨来光顾。有的土娼由“事头婆”带着到新文明旅馆去，有的就三两成群站在门口，一边叫碗馄饨面蹲地吃着，一边用轻鄙、期待、茫然的眼光盯着那些穿短打的客

人，蹲厌了，又站起身，和客人耍着贫嘴，当有谁被捏了一把时，就尖声笑骂道：“衰鬼呀！衰到要死！”

这时，饭店的厨子把镬子敲得笃笃地响，旅店客栈门口亮着汽灯，街上偶尔也有一两声二胡，直到夜色更浓了，江水的呜咽听得更清楚时，这条街道才也渐渐归于沉寂。土娼和嫖客都从街上消失了，整排朝街的木板门关拢了，那些经常贴着“一门天赐平安福，四海人同富贵春”的红联的大门，各各关住了一些悲凉的平凡的故事。

二

早上九点钟，土娼阿银翻了一个身，嫖客已经走了，她张开口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准备再睡时，炳昌婶却来敲门——

“阿银，阿银，你爸爸打乡下出来看你！”

阿银吃了一惊，“老家伙来干什么？”她掠了掠头发，“喂”了一声，一边扣着纽扣，一边趿着拖鞋走去拉开了门。胡长有已经站在门口。这个衰老，畏怯，腰背象一道拱桥的老头儿慌张四顾，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有蒸糕、鸡蛋和一只老母鸡。阿银向他点点头，淡淡地招呼道：“进来吧！怎么一早就入城了？”

老头儿走进那狭窄的房间，阿银一边坐到床沿上，一边向门外喊道：

“炳昌婶，倒两杯茶来。”

被喊做“炳昌婶”的是个瘦棱棱的中年女人，薄嘴唇，尖削鼻梁，高颧骨，拖着一条长辫子，那辫子长得出奇，尖细的末端一直拖到尻骨的部位。她张开一嘴暴牙，捧进两杯热茶来，笑嘻嘻

嘻地对胡长有道：

“老爹，喝杯热茶，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怎么一连好几个月都不来看看呢？”

胡长有局促了一下，陪着笑，嘴巴打着哆嗦，可没有答话。

“怎么一早就到？”阿银又打了个呵欠，象对一个路人说话那样地漠不经心：“坐船还是跑路？”

胡长有除下了头巾，扇着风，一边喝茶一边道：“阿庄伯，下陇尾的，有一船蕃薯，运进城，我就搭他昨日下午开的船，好南风，昨夜就到了童子拜观音，今早天一亮就到的。”

炳昌婢又捧来一盆洗脸水，阿银吸了吸鼻子，就懒洋洋地到面盆架边洗脸，有神无气地问：

“还带东西来做什么，还怕我没有得吃吗？”

“三月二十三天后诞蒸的糕，还剩有几块，你阿婆说，带来给你吃。”胡长有说着，一面看着正在洗脸，侧脸望着镜子的阿银，心突突地跳，他想：这女孩儿也真苦命，在城里头做这种事情！真是三祖六代的神主牌都要跌下龕了，可有什么办法呢？离开陈家之后，到城里跟那个跑军界的，谁知又是碰到坏人，人家军队一开拔就走掉了，留下你在县城里“开后门”。在乡下左邻右舍一提起这椿事，连父母都抬不起头，又嘴硬，劝你回去有饭吃饭，没饭吃粥你又不愿……他心里东想西想，嘴上可一句话也没有说，却把插在裤带后的竹根做成的烟杆摸出来，吸起烟来，烟斗亮处，照得他发皱的麻木的脸上，两撇稀疏的胡须愈益发黄。

阿银吐了漱口水，伸脚把痰盂钩出一点，又使劲吐了一口浓痰，回到床沿来，一边收拾被褥一边问起她祖母：

“阿婆怎样呢？”

“老人病，叫做没办法的了！一下雨就风湿骨痛，两只眼什

么都看不见了！光会摸，要你妹妹阿珠扶着她，又常常问阿珠，她的那只银手环黑了没有？阿珠说有点黑，她就唉声唉气，说要备办四色菜到水仙宫去拜一拜，说是银手环黑了就是有灾难，上回你给陈家赶出来时她的手环也黑过的，那时她的眼还没全瞎。”

“不要提姓陈那家畜生的事！”阿银撅一撅嘴，又问起她哥哥来：“龙根呢？怎么不进城？好久没见他的鬼影。”

“他也忙呢，虽说只耕二亩三分田，有时给人做短工，有时给人看田水，有时还打打麻绳，上山斩柴，南桥镇又什么东西都有得卖，就懒得进城了！”

“哼”，阿银翘一翘鼻子道：“别骗我，怕我不知道，嫌我做了这门生意，名声臭，辱没了他，不想见我的面了！男子汉，大丈夫，还没有发达，也不用看轻人，没饭吃就得当娼，有什么稀奇！”

“话不是这样说，阿银！”胡长有摇了摇头，望了面前这个几年来大变特变、一天天刁泼放肆的女儿一眼：“这种抛头露面的事，也——我早就叫你回去，有蕃薯吃蕃薯，有粥吃粥，你不愿意，就好好在外头自己再找个人家，跟了他去，就是穿州过省，我也不阻你。一年、两年在城里做这种生意，人家议论起来也不好听。”

“找人，去坟场那里找吗？回到乡下，难道再去吃蕃薯粥，吃豆渣不成！龙根没有面目见我，我有什么面目回乡下？老的！”她称呼他爸爸道：“不要说我做女儿的不是，你们当日卖我去做‘妹仔’（丫头）就已经恩尽义绝，我在外头过什么日子，你们也不用管了！不要说龙根！就是你，说穿了不怕难听，也不想见我的面，我托亚锦叔带回去番视，面布，回来你们一句话也没有，光说‘收到了’！人穷志短，讲什么面皮呀？”

阿银讲着，掀起了半边嘴唇，露出一枚镶金的牙齿，哼了一声，

就使劲地摇着脚。胡长有看见女儿摇脚，“树摇树叶落，人摇人福薄”那句乡下土话浮上了他的心头，他觉得脑袋有点儿胀，可也找不到什么话说，敲了敲旱烟杆，就又装起一口烟来吸。

隔着一层板壁，中间房住的另一个土娼鸾娇，敲了敲木板，用刚刚睡醒的沙哑的喉咙喊道：

“阿银阿银，一早又有什么贵客呀？”

“乡下来了人。”阿银应道：“还不起身么？你倒真福气！”

“丢！昨夜那个死鬼缠了一夜！”

话戛然中止了，阿银扫了他那忠厚孱弱的可怜的父亲一眼，走到八仙桌子边去，那上面，零乱地摆着生发油，梳头盒，三凤花粉和一个大南瓜，还有一个福漆的八宝盒子，她打开了盒子，里面还存几条麻通和一堆花生糖，就推到她爸爸面前，搭讪道：

“不嫌口干，就吃一点！”看见她爸爸拿起一条麻通，她也就豪爽地捡吃着花生糖。

胡长有沉吟了一下，觉得要说的话，总是非开口不可的，吞了一吞口水，就慢条斯理道：“乡里抽丁抽得很紧，本来嘛，龙根是个独丁，抽不到的，但乡下到处在闹赤派，听人家说，华县五十三乡，就有三十七乡有抗征队，抽丁抽粮的事，都轮到县城和南桥镇份上，叫做衰，我们桥头村离南桥只有五六里路，赤派还没有来，抽丁格外抽得紧，听大头五说，大头五就是阿廉伯的儿子，你怕认得的。日本鬼占南桥镇的时候，他去做过队附，‘老中央’一来了，他又当了保长。听他说，这回抽丁，抽得好，知县连升三级；抽得不好，县官都要撤职。大头五说，这一遭龙根既中了签！要么就缴十二担谷子，雇人顶替，要么就准备出发。本来你大哥牛高马大，什么苦熬不得？莫奈当这种兵，十去九无回，我和你阿婆商量，左思右想，想来问问你做阿妹的，看在兄妹份上，有办法，就借几个钱——”

“十二担谷子？”阿银的眼白翻了一翻，伸算了一下，吐出舌头道：“岂不值九十多块光洋么？把我这把骨头烧成灰了！怕也值不了这么多。没事情，就不记得我阿银，一朝有事，就以为我阿银真是银变的，我又不是在城里当阿奶，有这么发达就好了。”

“话不是这么说”，老头儿捡起了一块落在蓝布褂上的花生糖，送进口里道：“自己骨肉，不扶持，扶持谁呀，你妈死时，还存下一支银如意，一对银耳环，我去年冬做的一件新夹袄，也可以变卖几个钱，你看有多少，就帮补多少……”

阿银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用小指头挑了挑白牙，认真地道：“老的，我和你说老实话，我看龙根今年二十六岁，还没有娶亲，靠你们拖拖磨磨，也不知那一年才斩得断穷根。我本来想积几个钱，帮他娶一房亲，也算我做阿妹的尽了点心事，他看不起我，是他的事，我阿银可是记得外家的，就是积得不多。既然如此，你就先拿多少回去疏通一下，等我有钱，托阿锦带回乡下，或者你再出来也好。”说着，趿着拖鞋，跪上床铺。那是只木床，硬架子上撑着苧麻蚊帐，他跪行着向床内走进几步。又在裤头上拿下一串钥匙，开了床上面的抽屉，在里面拿出一个饼干盒子来。她叹了口气，打开盒子，里面有两只金戒指，一个薄薄的小金牌，四个光洋，肥头肥脑的袁世凯正瞪着死眼睛，还有一卷用红头绳缠着的人发，原来是她娘的遗物。

“这两只，二钱六七总有的，还有这四个光洋你也拿去，”阿银把几件东西在手里称了一下，塞到她爸手中：“去和大头五商量，另外找个人，咱们穷人家，出不起价钱，可减就减点，万一减不了，就拖欠一下，大不了纳他的利息。”

老人的嘴巴打着哆嗦，微微颤抖的手接过那四个银元和两只金戒指，但阿银又把金戒指拿回去，在床铺下拖出一张药材铺的

包药纸，把两个戒指四平八稳包好了。这才塞回长有的手，长有就小心地把它放到大牛皮裤带的荷包里。

长有说要走，阿银瞪着眼硬留他吃中饭。他们又谈着年情，家里的情形和南桥镇的闲事，其实这些事不用长有提阿银多知道了！讲来讲去不外个苦字。她只是咬着指甲，不时“唔，唔”几声。

这时门外有人掀起门帘，伸进一个头发蓬松、满面脂粉的头来，样子活象一条河豚，她也是同一条街上的土娼，名字叫做老四的，她喊道：

“银妹！去不去学唱曲呀？那个二胡鬼在桂枝家里教。”

“来啦！吃完午饭我就来，我家里来了人，老四，进来坐坐。”

老四摇了摇头道：“不坐了！回头你来吧！等下子告诉你一件事，笑死人。”

“什么事这么好笑，又捉到冤大头么？你真有本事！”

老四扭了两下头，笑嘻嘻地走了。到大门口，碰到正在舂茶仔粉的炳昌婶，老四道：

“头痒了么？又要洗头了？”

“真是，敢情是生了虱子。”炳昌婶一笑就露出了她的暗红的牙龈肉，她搔了搔头，一条猪尾似的长辫子摇曳了两下：“见到银妹吗？”

老四道：“见到了！那老的是她的——”炳昌婶撅一撅嘴道：

“她阿爸呀！在乡下耕田，佃的田又不多，自己又没有，一来还常常脱裤放屁，多多事事，劝他的宝贝女儿不干，有钱谁的皮肉不是金枝玉叶的，老四你说是不是？”老四道：“是呀，她要不干，你就没有那么多油水了！炳昌婶，说老实的，这几年你也赚够了。”炳昌婶斜了一眼嗔道：“你又来了！她们都是自己身，我赚个四六拆，也不过是赚床铺钱，倒水钱罢了！那个鸾娇，病